

輪椅上的作家王憶： 所有努力的行走 都將注定此生「不虛此行」

「假如能站起來奔跑，這就像在說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一樣，這樣的憧憬已經停留在童年。如今的我有現在的奔跑方式。」當代青年詩人、作家王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書面採訪時用文字回覆道。她現在的奔跑方式是寫作。王憶被稱為是坐在輪椅上「奔跑」的追夢者，她的首部短篇小說集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人一定不要在苦澀時單純地體味困苦，而要在奮鬥時享受甘甜。因為所有努力的行走，都將注定此生『不虛此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王憶1989年出生，出生時因羊水破裂導致小腦偏癱，正常的肢體和語言能力在她來到這個世界上時便喪失。不論說話還是打字對她來說都是非常艱難的事情，正如評論家、江蘇省作協副主席王堯所說，即使是一個體魄正常的人，寫作都是一件艱難耕耘而不知收穫的活兒。但王憶卻坐着輪椅在寫作的道路上一直奔跑，「這樣的奔跑，不是倔強，也不是逞強，而是一種的堅持，只為遇見最期待的風景。所以我願意，盡自己全部的力量，追逐一個美好的方向。」

王憶從少年時開始寫散文和隨筆，十八歲時發表網絡小說，二十幾歲創作詩歌、長篇小說，現在的王憶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江蘇省作協簽約作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都是王憶用一根指頭一字一字地碼出來的。

王憶在語言交流方面面臨重重障礙，唯有文字才能表達自己，讓別人明白自己的意思。「最初我只能在紙上潦草地寫下很短的詞語給周圍的人看，漸漸地學會了寫作文，我發現寫字的過程雖然很艱難，但是當自己把心裏的話一句接一句地寫成一篇動人的文章，不僅有一吐為快的順暢，還讓自己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感。等再長大些，我又學會了用鍵盤打字，這正是讓我決定要成為一個寫作者，乃至成為一名作家重要的關鍵。」

最令王憶難忘的是二十六歲，她出版了第一本書《輪椅上的青春》，是一本從少年寫到青年時期的隨筆集。「身體殘障注定是我這一生都無法避免的疾苦，但是在那之前我從未想過自己也能在二十多歲燦爛的年紀綻放出自己的價值。從此我就更加確信，寫作必將成為

我生命中為之堅定奮鬥的事業和理想。」

王憶告訴記者，她的日常生活非常簡單，白天看書、上網追劇，也會開着自己的電動輪椅出門走走看看，晚上才會進入創作狀態。

在文字中體會身心自由

「夜深人靜，我用一根手指在鍵盤上敲擊下一些真誠的文字，那就是我身心最為自由和幸福的時刻。」王憶寫道，「一個寫作者真正的思想生活往往是在夜深人靜開始，黑暗能夠使人忘卻白晝繁雜，能夠將一天的思緒作出整理，甚至將自己從本身中抽離，回到最本真的狀態。」

《不虛此行來看你》收錄了〈乘風破浪女騎手〉、〈不虛此行來看你〉、〈站在橋上看風景〉、〈七樓那女人〉等十個短篇新作，從不同角度關照、反映女性的生活、成長與情感理性。

王憶在創作詩歌和散文時，總是習慣從第一人稱出發，因而寫作偏向於抒情。「我開始創作小說，是希望藉助文字跳出自己的禁錮，讓自己與外界建立更實在和全面的鏈接。」

王憶告訴記者，這本小說中有一些人物或故事來源於現實生活，「我時常把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的一個人物、一件事物，或者只是很小的一個點，經過想像的延伸，還有情節的拓展，重新設置成一個全新的故事。」

王憶坦言，寫作短篇小說，是為自己開闢的嶄新路途。「當我從自我中跳出，化身為各種各樣的人物，以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性格去虛構每一個故事，就如同體驗了不

一樣的人生。」

這十個小說都是女性為主角，王憶本身又是女性，「這是一種共通的狀態。」王憶說，比如〈不虛此行來看你〉、〈站在橋上看風景〉裏的女性都是一種小女孩對情感懵懂的情愫，還有〈廣州路137號〉是兩個閨蜜之間的故事，「作為任何一個女性或者女孩都會有過如此的經歷。」王憶還特別提及，〈廣州路137號〉所寫的是她一個非常好的閨蜜，不幸在一次意外中突然去世，「這件事發生在一個不可能的人身上，也發生在一個不可能的年紀，我覺得這事非常不可思議。因此我把生活寫進文學，又加入虛構，事實上這也已經超越了創作本身。」

靈感來源就是冷靜地思考

「說到靈感的來源，其實我覺得就是自己冷靜地思考。也只有在思考的時候，人的思想和情感是最為獨立與客觀的。」王憶說，小說的構思經常是在一瞬間就能產生的。「從落筆到完成大概需要一周或者十幾天左右。因為小說的細節經常是在創作中迸發出來的。」

「我看到的、捕捉到的以及構思到的串成我理想中的場景和語言。創作出一篇不可能發生的故事並不難，難的是創造出一個令人相信的故事。」王憶說，《不虛此行來看你》不代表一段故事的完結，而是正式開始，接下來王憶的創作還是打算以短篇小說和詩歌為主。「我更希望是多寫一些小說，這樣可以變成一個故事的創造者。」



● 王憶新書
《不虛此行來看你》



● 王憶與《人生不設限》作者尼克胡哲一起。受訪者提供

● 王憶是坐在輪椅上奔跑的追夢者。受訪者提供

積極樂觀面對人生

圓圓的臉龐、齊齊的劉海、甜甜的笑容，王憶留給記者的印象是，一個被愛包圍的純粹的人。記者給王憶的一個問題是，從你的狀態看，你不是那種會直接與人「撕」（網絡用語，意為攻擊對方）的人，那麼你如何應對惡意。

王憶的回答是，「我肯定不是那種會與網友撕扯的人，我認為這是沒必要發生的事。如果有人故意來撕你，只能說明自己本身有漏洞。但我也會去迴避這種惡意的發生，總歸有辦法解決。」

王憶說，儘管每個人都有負面情緒，但她不會用文字去宣洩情緒，她更願意把積極向上的心態帶給大家。

「自己最想成為的人是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成為一個相對獨立、有理想、有所作為的女性。」王憶在自傳體長篇小說《冬日焰火》後記中對自己的定位和解釋是：我是王憶，也是故事裏的小冬。小冬的故事是千千萬萬殘障人故事的縮影，她有苦難，也有超乎常人的幸運。但是最重要的是來自身邊人的鼓勵和自己堅強樂觀的人生態度。在我看來，小冬的出生和成長並不是一個完全的悲劇。她的積極向上，包括那種『我就要和別人一樣』的自尊心是支撐她一路走來的重要核心點。」

王堯也在《不虛此行來看你》的序中寫道，在王憶的小說裏總有這樣一個女孩：她靦腆卻又堅韌，每每遭遇堅硬的生存現實，卻總能憑藉自己那種巨大的渴求生存的能量將其化掉，然後將這些化掉的殘缺變成鎧甲，重新穿在身上。

王偉忠：都是我朋友的事

作者：王偉忠、王蓉
出版：時報文化



誰一生沒遇到一兩個渣男渣女，在種種惆悵、怨恨、驚恐、詭異的情緒平息後，對於人生、對於感情，開始有了新看法，開始成長；然而「過去」從沒離去，將這些過往熱成、剖開、去骨或是撒鹽添醋，放進記憶的冰庫，偶爾拿出來看看。儘管物換星移，當年的燈紅酒綠、活色生香並不如煙，依舊在腦海中奔騰。想起以前，難免有點臉紅、甚至有些懷念……這系列短篇小說首度曝光於王偉忠在蜻蜓FM APP開設的音頻節目「男人囡事」，偉忠哥提供他身邊朋友的故事，王蓉着手撰寫，音頻發表後，總共吸引超過一千三百萬次點擊收聽。

老派少女購物路綫

作者：洪愛珠
出版：遠流



「台北文學獎」散文首獎得主洪愛珠首部著作。她自小看着有頭家娘風範的外婆與母親，進出廚房，起灶架鍋，張羅數十家人員工日常吃食，宴請東南亞與中東等地賓客，哄嚷熱烈，直到滷肉飯、蒸冬瓜肉餅、芋菜甚至一碗煲粥，俱成為她日後的念想。她曾與外婆、母親，三代女子，穿在大稻埕與永樂市場，買鮑參翅肚、麵龜糕餅、胡椒肉桂蠶豆，見證老舖的講究，練就一套對古早物什的選擇標準。她熟稔蘆洲湧蓮寺周邊，在旺舖裏食切仔麵黑白切與米苔目，飲青草涼茶，更向在地攤商習得剝雞的技巧，與若干習俗規矩。如此種種，養出一雙識貨的眼睛，一根敏銳的舌頭，一個老派的靈魂；更化作筆下時而雍容深情、時而輕俏意趣的篇章段落。

零度分離

作者：伊格言
出版：麥田



當AI因無法克制自己攻擊人類的欲望而犯罪，囚禁它的，該是一座由程式語言所構築的虛擬監獄嗎？而罪犯AI所承受的無期徒刑，將會是「永恒剝奪它高階運算的能力」嗎？《零度分離》以探索將「類神經生物」植入人體改變行為模式、與「愛」相關的思索辯證為兩大主軸，敘寫人類（或非人類，或其他物種，或AI）置身於時間洪流中，如何解剖自我與存在的虛妄性。整部小說讀來既是溫柔旖旎，又見深刻荒涼。小說中虛構一名為Adelia Seyfried的未來作者。她精選議題，深入調查採訪，撰寫了六則深度報導，收入一名為「零度分離」的訪談錄中。書中不但置入虛構的未來名人推薦序，更虛構後記、虛構作者與其他未來人的對話，形式特殊，銳意創新，為科幻小說里程碑之作。書末更特別收錄作者與韓松的對談——〈我想結束這一切〉。

幸福家庭泡沫化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托爾斯泰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所謂的幸福家庭，應該呈現哪種樣貌呢？關於提問，不必急於遞交答案，請先將思維從19世紀的俄羅斯帝國轉至20世紀的日本，以宮部美幸創作的小說《理由》來審視泡沫經濟破滅時期的世態人情。

荒川命案，發生於千住北美好新城的西棟2025號。那個社區相當宏偉，東西棟各25層樓、中棟15層樓，總計785戶。扣掉等價交換的非預售屋，其餘都在公開期間銷售一空。偏偏交屋的那年適逢泡沫經濟破滅，距離命案發生時，僅僅6年，已有35%的住戶換過人。以永住型社區而言，數值反常。參照管理員佐野利明的敘述可知，無法如期繳交貸款的住戶最多，再來就是投資客脫手。

佐野利明雖整理過西棟的住戶名冊，但畢竟戶數太多，且2025號的住戶更動頻繁，他對於屋主小系信治沒什麼印象。

天未破曉，小系貴子接到荒川北署刑事課的電話，言辭含糊，說她弟弟小系信治的房子裏「倒了幾個

人」。貴子很忐忑，深怕弟弟因為房貸走上絕路。4年前，弟弟跟她借款不成，雙方關係破裂，爭端就是那間豪宅。姊弟原本感情親密，但她給予信治夫妻的批判頗為尖銳，尤其對於靜子（信治之妻）的愛慕虛榮表示厭惡。貴子擔心弟弟背負鉅額貸款，也擔心孝弘（信治之子）住在高聳的25樓影響身心，凌晨傳來凶訊更添憂懼，幸而警方證實他們全家平安。

繼續閱讀下去，遇害者、嫌疑犯、親戚、鄰居以及攸關命案的人物逐漸浮出水面，亦牽涉了不同體質與結構的家庭。

奔赴黃泉的4人，屬於幸福家庭嗎？一旦涉及命案，瓊樓玉宇變成海市蜃樓只在彈指之間，幸福化成夢幻泡影更是飛快，顯現出悲劇式的急驟。儘管整起事件牽連廣泛，仍可斂縮聚焦，簡言之，2025號的屋主小系信治無法繳交貸款，抵押權人向法院聲請拍賣，買受人是石田直澄。小系信治為了拿回房子，委託不動產業者介入，僱用佔住者，引發了糾紛。

作者運用沉穩冷靜的筆鋒，將不動產流通、法拍屋、海蟻螂（以非

手法對抗抵押權人和買受人的犯罪者）交織的問題安置於泡沫經濟造成的後遺症之中，敘事平實卻深入骨髓，觸動了紛雜的家事與心事。

首先檢視石田直澄和孩子們的心態。直澄以為孩子們渴望離家是他沒財產的緣故，遂積極購屋。當然，女兒僅是純真地嚮往獨立生活。兒子因為總要顧慮祖母和爸爸而感到疲累，萌生獨居之心，他認為家人對彼此一無所知，只是住在一起而已。

報紙刊登了以砂川信夫為首的死者清單，事後警方查明其妻子（砂川里子）、兒子（砂川毅）、母親（砂川都梅）的名字遭到2025號佔住者的盜用。謎團揭曉，砂川信夫拋家棄子15年，剩下3名成員相依為命。正牌的砂川家人怎麼想呢？他們的觀念是，家人要住在一起。

小系孝弘的想法恰巧相反，他再也不想和爸媽住在一起了。孝弘常常偷跑回去2025號，那位冒充砂川里子的阿姨很親切，願意仔細聆聽他說話。他不禁思索，和外人生活



書評

文：余孟書

《理由》
作者：宮部美幸
譯者：陳寶蓮
出版：臉譜

似乎更加幸福。但破案後他感到困惑，表示若見到八代祐司的鬼魂想詢問：「如果我一直和阿姨住下去，長大以後，覺得阿姨他們妨礙我時，我也會殺了他們嗎？」

寶井康隆對八代祐司也存有疑惑。冒充砂川毅的八代祐司逃避了原生家庭的混亂與虐待，15歲離家遠走，但他因此變得幸福嗎？拋捨至親，得到自由，為何人生沒有流往較好的方向呢？

法拍屋紛爭顯現出幸福家庭的泡沫化，也奏響諸多家庭的隱性悲歌。幸福家庭的樣貌究竟是什麼，八代祐司知道答案嗎？然而無論他知道與否，童年悽慘與否，都不該為自己的行徑推諉塞責。人類追尋幸福必須謹守良善，在《理由》中是忠言，在現實生活中亦然。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v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愛閱讀的鄰居

我的鄰居是一對老年夫婦，和他們相處彼此愉悅。相處愉快不僅緣於他們的和藹、善良和健談，更是因為他們的愛好——喜歡閱讀。

他們兩人分別是建國前和建國初參加工作的，人生經歷豐富。他們的閱讀一般是下午在樓下開始。讀他們精心選訂的報刊。女主人喜歡讀鉅沉歷史的文章，以及保健類的內容。男主人更鍾情於雜誌中的歷史故事。一年365日，除冬日特別冷的三個月，他們是天天下樓，天天讀，我是天天也能隔着玻璃聽到他們和路人的熱情招呼聲。

女主人更健談，一有空我也愛下樓和他們處一會。聊着，聊着，女主人便會放下手中的報紙，輕輕鬆鬆間便將我帶進他們的塵影往事中。他們遠年的經歷，對我這位也喜歡閱讀的人來說，永遠充滿魅力。聽他們的往事，我儼然也在讀着一本特殊的史書，那是他們用帶着堅定的人生追求在櫛風沐雨、披荊斬棘的路上寫出的，趣味橫生而又讓人熱血沸騰，提醒着我們要珍惜今天的生活。

閱讀幫他們咀嚼回味着難忘的歲月，閱讀助他們堅定了對新生活的萬般珍視。和他們相處，心中油然而生的幸福感，不僅是從他們的報刊中讀來的，更多的時候是從他們親歷的往事中讀到的。

有愛閱讀的老鄰居真好。

文：宋以民